

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

魏

書

四

中華書局

〔北齊〕魏收撰

點校本  
二十四史  
修訂本

魏

書

第五卷  
一至六卷  
第四册

中華書局

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101-12270-1

# 魏書卷五十一

## 列傳第三十九

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

韓茂，字元興，安定安武人也<sup>(一)</sup>。父耆，字黃老<sup>(二)</sup>。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，拜綏遠將軍，遷龍驤將軍、常山太守，假安武侯。仍居常山之九門。卒，贈齊州刺史<sup>(三)</sup>，謚曰成侯。

茂年十七，膂力過人，尤善騎射。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，茂爲中軍執幢。時有風<sup>(四)</sup>，諸軍旌旗皆偃仆，茂於馬上持幢，初不傾倒。太宗異而問之，徵茂所屬，具以狀對。太宗謂左右曰：「記之。」尋徵詣行在所，試以騎射，太宗深奇之，以茂爲虎賁中郎將。

後從世祖討赫連昌，大破之。世祖謂諸將曰：「今若窮兵極武，非弔民之道，明年當

共卿等取之。」徙其民而還。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，加彊弩將軍，遷侍輦郎。又從征統萬，大破之。從平涼，當茂所衝，莫不應弦而殪。由是世祖壯之，拜內侍長，進爵九門侯，加冠軍將軍。後從征蠕蠕，頻戰大捷。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，徙其居民。從平涼州，茂爲前鋒都將，戰功居多。遷司衛監。錄前後功，拜散騎常侍、殿中尚書，進爵安定公，加平南將軍。從破薛永宗，伐蓋吳。轉都官尚書。從征懸瓠，頻破賊軍。車駕南征，分爲六道，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。諸軍渡淮，降者相繼，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。車駕還，以茂爲侍中、尚書左僕射，加征南將軍。世祖崩，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，南安王余令茂討之。至濟州，和之遁走。

高宗踐祚，拜尚書令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將軍。茂沉毅篤實，雖無文學，每論議合理。爲將，善於撫衆，勇冠當世，爲朝廷所稱。太安二年夏，領太子少師，冬卒。贈涇州刺史、安定王，謚曰桓王。

長子備，字延德。初爲中散，賜爵江陽男，加揚烈將軍。又進爵行唐侯，拜冠軍將軍、太子庶子。遷寧西將軍，典遊獵曹，加散騎常侍。襲爵安定公、征南大將軍。卒，贈雍州刺史，謚曰簡公。

備弟均，字天德。少而善射，有將略。初爲中散，賜爵范陽子，加寧朔將軍。遷金部

尚書，加散騎常侍。兄備卒，無子，均襲爵安定公、征南大將軍。出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本將軍、定州刺史，轉青冀二州刺史，餘如故。恤民廉謹，甚有治稱。廣阿澤在定、冀、相三州之界，土廣民稀，多有寇盜，乃置鎮以靜之。以均在冀州，劫盜止息，除本將軍、廣阿鎮大將，加都督三州諸軍事。均清身率下，明爲耳目，廣設方略，禁斷姦邪，於是趙郡屠各、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，均皆誘慰追捕，遠近震跼。先是，河外未賓，民多去就，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，新附之民，咸受優復。然舊人姦逃者，多往投焉。均表陳非便，朝議罷之。後均所統，劫盜頗起，顯祖詔書誚讓之。又以五州民戶殷多，編籍不實，以均忠直不阿，詔均檢括，出十餘萬戶。復授定州刺史，輕徭寬賦，百姓安之。延興五年卒，謚曰康公。子寶石襲爵。

均弟天生，爲內厩令，後典龍牧曹。出爲持節、平北將軍、沃野鎮將。

皮豹子，漁陽人。少有武略。泰常中，爲中散，稍遷內侍左右。世祖時，爲散騎常侍，賜爵新安侯，加冠軍將軍。又拜選部尚書，餘如故。出除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淮陽公，鎮長安。尋加征西將軍。後坐盜官財，

徙於統萬。

真君三年，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，遂陷仇池。世祖徵豹子，復其爵位。尋拜使持節、仇池鎮將，督關中諸軍，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，十道並進。四年正月，豹子進擊樂鄉，大破之，擒義隆將王免之、王長卿等六人，斬首三千餘級，俘獲二千人。豹子進軍下辨，義隆將強玄明、辛伯奮棄城遁走，追斬之，悉獲其衆。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，至漢中，聞官軍已西，懼不敢進，方明益其兵而遣之。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，擊擒崇之，盡虜其衆。進至高平，義隆將姜道祖降，仇池平。

未幾，諸氏復反，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。古弼率諸軍討平之。時豹子次于下辨，聞圍解，欲還。弼遣使謂豹子曰：「賊恥其負敗，必求報復，後舉爲難，不如陳兵以待之。」豹子以爲然。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，進號征西大將軍，開府、仇池鎮將、持節、公如故。十一月，義隆復遣楊文德、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，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。濁水城兵射殺道盛，豹子至斧山，斬顯伯，悉俘其衆。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，賊衆震恐，棄其兵甲夜遁。初，南秦王楊難當歸命，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，文德以行賂得留，亡奔漢中。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，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，招誘氏羌，於是武都、陰平五部氏民叛應文德。詔豹子率諸軍討之，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。文德將楊高來降，引

諸軍向其城，文德棄城南走，收其妻子、寮屬、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。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，豹子分軍逆擊，大破之，啓玄、文德走還漢中。

興安二年正月，義隆遣其將蕭道成、王虬、馬光等人漢中，別令楊文德、楊頭等率諸氏羌圍武都。城中拒之，殺賊二百餘人。豹子分兵將救之，至女磊，聞賊停軍，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，欲往赴援。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，回軍還入覆津，據險自固。義隆恐其輒回，又增兵益將，令晉壽、白水送糧覆津，漢川、武興運粟甘泉，皆置倉儲。豹子表曰：「義隆增兵運糧，剋必送死。臣所領之衆，本自不多，唯仰民兵，專恃防固。其統萬、安定二鎮之衆，從戎以來，經三四歲，長安之兵，役過朞月，未有代期，衣糧俱盡，形顏枯悴，窘切戀家，逃亡不已，既臨寇難，不任攻戰。士民姦通，知臣兵弱，南引文德，共爲脣齒。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，聞臺遣大軍，勢援雲集，長安地平，用馬爲便，畏國騎軍，不敢北出。但承仇池局人<sup>(五)</sup>，稱臺軍不多，戍兵尠少，諸州雜人，各有還思，軍勢若及，必自奔逃，進軍取城，有易返掌。承信其語，回趣長安之兵，遣文德、蕭道成、王虬等將領，來攻武都、仇池，望連秦隴。進圍武都，已經積日，畏臣截後，斷其糧路，關鎮少兵，未有大損。今外寇兵彊，臣力寡弱，拒賊備敵，非兵不擬，乞選壯兵，增戍武都，牢城自守，可以無患。今事已切急，若不馳聞，損失城鎮，恐招深責。願遣高平突騎二千，資糧一



月，速赴仇池。且可抑折逆民，支對賊虜。須長□、上邽、安定戍兵至〔六〕，可得自全。糧者，民之命也，雖有金城湯池，無糧不守。仇池本無儲積，今歲不收，苦高平騎至，不知云何以得供援。請遣秦州之民，送軍祁山，臣隨迎致。〔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，道成等乃退。徵豹子爲尚書，出爲內都大官〔七〕。〕

劉駿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，天水公封敕文擊之，不剋。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。豹子以南寇城守，攻圍費日，遂略地至高平。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，去城八里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，即便交戰，豹子軍繼至，大破之。縱騎追擊殺之，至於城下，其免者十餘人而已。城內恐懼，不敢出救。既而班師。

先是，河西諸胡，亡匿避命。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，與衛大將軍、樂安王良以討羣胡。豹子等與賊相對，不覺胡走，無捷而還，又坐免官〔八〕。尋以前後戰功，復擢爲內都大官。和平五年六月，卒。高宗追惜之，贈淮陽王，謚曰襄，賜命服一襲。

子道明襲爵。

道明第八弟喜。高宗以其名臣子，擢爲侍御中散，遷侍御長。高祖初，吐谷渾拾寅部

落飢窘，侵掠澆河（九），大爲民患。詔假喜平西將軍、廣川公，領涼州、枹罕、高平諸軍，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。又拜爲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、本將軍、開府、仇池鎮將，假公如故，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。喜至，申恩布惠，夷民大悅，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，於是置廣業、固道二郡以居之。徵爲南部尚書，賜爵南康侯，加左將軍。

太和元年，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，詔喜率衆四萬討鼠。軍到建安，鼠棄城南走。進次濁水，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，真衆潰，僅而得免。喜遂軍於覆津。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，懸崖險絕，偏閣單行。喜部分將士，攀崖涉水，衝擊大黑，大黑潰走，追奔西入。攻葭蘆城，拔之，斬文度，傳首京師，殺一千餘人。詔曰：「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，智勇出於將相之族。往年氏羌放命，侵竊邊戍，都將皮喜、梁醜奴等，或資父舊勳，或身建殊效，威名著於庸漢，公義列於天府，故授以節鉞，委闔外之任。並罄力盡銳，克荷所司，霜戈始動，蟻賊奔散，仇池旋復，民夷晏安。及討葭蘆，又梟凶醜。元惡俱殲，闕闕永息，朕甚嘉之。其所陳計略，商校利害，料其應否，寧邊益國，專之可也。今軍威既振，羣愚懾服，革弊崇新，有易因之勢，寬猛之宜，任其量處，應立郡縣者，亦聽銓置。其楊文度、楊鼠親屬家累，部送赴臺。仇池、南秦之根本，守禦資儲，特須

豐積，險阻之要，尤宜守防，令奸覘之徒，絕其僥倖。勉勤戎務，綏靜新俗，懷民安土，稱朕意焉。」

又詔喜等曰：「卿受命專征，薄伐邊寇，軍威所及，即皆平蕩，復仇池之舊鎮，破葭蘆之新邦，梟擒首逆，剋剪凶黨，勳庸之美，朕無間然。仇池國之要蕃，防守事宜，尤須完實。從前以來，駱谷置鎮，是以姦賊息闕闞之心，邊城無危敗之禍，近由徙就建安，致有往年之役。前敕卿等，部率兵將，駱谷築城，雖有一時之勤，終致永延之固。而卿等不祇詔命，至于今日，徒使兵人稽頓，無事閑停，方復曲辭，表求罷下，豈是良將忘身、憂國盡忠之謂也？諸州之兵，已復一歲，宜暫戮力，成此要功。卿等表求來年築城，豈不更勞兵將？孰若因今兵勢，即令就之，一勞永逸，事不再舉也。今更給軍糧一月，速於駱谷築城，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。若不時營築，乃築而不成，成而不固，以軍法從事。」

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順，喜率衆討滅之。轉散騎常侍、安南將軍、豫州刺史。詔讓其在州寬怠，以飲酒廢事，威不禁下，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。七年卒，贈以本官，謚曰恭公。子承宗襲爵。

喜弟雙仁，冠軍將軍、仇池鎮將。

封敕文，代人也。祖豆，皇始初領衆三萬東征幽州，平定三郡，拜幽州刺史。後爲使持節、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、前將軍、開府、冀青二州刺史、關內侯。父涅，太宗時爲侍御長。卒，贈龍驤將軍、定州刺史、章武侯，謚曰隱。

敕文，始光初爲中散，稍遷西部尚書。出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鎮西將軍、開府、領護西夷校尉、秦益二州刺史，賜爵天水公，鎮上邽。詔敕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，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，衆少不能制，詔遣安遠將軍、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。軍次武始，拾歸夜遁。敕文引軍入枹罕，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，分徙千家於上邽，留烏頭守枹罕。

金城邊冏、天水梁會謀反，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戶，據上邽東城，攻逼西城。敕文先已設備，殺賊百餘人，被傷者衆，賊乃引退。冏、會復率衆四千攻城。氐羌一萬屯於南嶺，休官、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，爲冏等形援。敕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，別令騎出擊之。既而僞退，冏率衆騰逐，敕文輕騎橫衝，大破之，斬冏。而北嶺之賊，從高射敕文軍人，飛矢如雨，梁會得奔北嶺，騎乃引還。復推會爲主。敕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，燒其門樓，賊見火起，衆皆驚亂。又遣步卒攻門，剋之，便率騎士馳入，賊餘衆開

門出走，奔入東城，乘背追擊，殺千餘人。

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敕文。敕文表曰：「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齋書與逆帥梁會，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，那羅稱纂集衆旅，剋期助會。又仇池城民李洪，自稱應王，天授玉璽，擅作符書，誑惑百姓。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，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間，扇動州土，云李洪自稱應王，兩雄不並，若欲須我，先殺李洪，我當自往。梁會欲引致文德，誘說李洪來入東城，即斬洪首，送與文德。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，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，領兵聚衆，在仇池境中，沮動民人，規竊城鎮。且梁會反逆以來，南勾文德，援勢相連，武都氏羌盡相脣齒，爲文德起軍，所在屯結，兵衆已集，剋來不遠。臣備邊鎮，與賊相持，賊在東城，隔牆而已。但以腹背有敵，攻城有疑，討度文德，剋來助會。若文德既至，百姓響應，賊黨遂甚，用功益難。今文德未到，麥復未熟，事宜速擊，於時爲便。伏願天鑒，時遣大軍，助臣誅翦。」

表未及報，梁會謀欲逃遁。先是，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，斷賊走路。夜中，會乃車陳飛梯，騰塹而走。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鬪，從夜至旦。敕文謀於衆曰：「困獸猶鬪，而況於人。賊衆知無生路，人自致死，必傷士衆，未易可平。若開其生路，賊必上下離心，剋之易矣。」衆咸以爲然。初，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：「若能歸降，原其生命。」應時降者

六百餘人。會知人心沮壞，於是分遁。敕文縱騎躡之，死者太半，俘獲四千五百餘口。

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，聚衆攻城，招引休官、屠各之衆，推天水休官王宦興爲秦地王。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，軍次略陽，敕文遣使慰喻。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。乃部分諸軍，三道並攻。賊出營拒戰，大破之，俘三千人。高宗時，與新平公周益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，不克。天安元年五月卒。

長子萬護，讓爵於弟翰。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，朝廷義而許之。

翰族孫靜，世宗時，歷位征虜將軍、武衛將軍、太子左衛率，以幹用稱。延昌中，遷平北將軍、恒州刺史，臨胸子。後坐事免。卒。

子熙，奉朝請。遷員外散騎侍郎、給事中，與薛曇尚迎蠕蠕主婆羅門於涼州。又除鎮遠將軍、河陰令。卒，贈輔國將軍、朔州刺史。

子纘，武定末，潁川太守。

呂羅漢，本東平壽張人。其先，石勒時徙居幽州。祖顯，字子明。少好學，性廉直，鄉

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。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。皇始初，以郡來降，太祖嘉之，賜爵魏昌男，拜鉅鹿太守。清身奉公，務存瞻卹，妻子不免飢寒。民頌之曰：「時惟府君，剋己清明。緝我荒土，民胥樂生。願壽無疆，以享長齡。」卒官。父溫，字晞陽。善書，好施，有文武才略。世祖伐赫連昌，以溫爲幢將。先登陷陳，每戰必捷，以功拜宣威將軍、奉車都尉。出爲秦州司馬，遷上黨太守，善勸課，有治名。卒，贈平遠將軍、豫州刺史、野王侯，謚曰敬。

羅漢仁篤慎密，弱冠以武幹知名。父溫之佐秦州，羅漢隨侍。隴右氏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，秦民多應之。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，共登西城樓，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，應弦而殪。賊衆轉盛，羅漢進計曰：「今若不出戰，示敵以弱，衆情攜貳，大事去矣。」意頭善之，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。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，直衝難當軍，衆皆披靡。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，難當大驚。會世祖賜難當璽書，責其跋扈，難當乃引還仇池。意頭具以狀聞，世祖嘉之，徵爲羽林中郎（三）。

上邽休官呂豐、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（四），據險爲逆，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。從征懸瓠，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，降者九千餘戶。比至盱眙，頻破賊軍，擒其將顧儼、李觀之等。以功遷羽林中郎、幢將，賜爵烏程子，加建威將軍。及南安王余立，羅漢

猶典宿衛，高宗之立，羅漢有力焉。遷少卿，仍幢將，進爵野王侯，加龍驤將軍。拜司衛監，遷散騎常侍、殿中尚書，進爵山陽公，加鎮西將軍。及蠕蠕犯塞，顯祖討之，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<sub>二五</sub>。

出爲鎮西將軍、秦益二州刺史。時仇池氏羌反，攻逼駱谷，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，請援於羅漢。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羌，大破之，斬其渠帥，賊衆退散。詔羅漢曰：「卿以勞勤獲敘，才能致用，內總禁旅，外臨方岳，褒寵之隆，可謂備矣。自非盡節竭誠，將何以垂名竹帛？」仇池接近邊境，兵革屢興，既勞士卒，亦動民庶，皆由鎮將不明，綏禁不理之所致也。卿應機赴擊，殄此兇醜。隴右土險，民亦剛悍，若不導之以德，齊之以刑，寇賊莫由可息，百姓無以得靜。朕垂心治道，欲使遠近清穆，卿可召集豪右，擇其事宜，以利民爲先，益國爲本，隨其風俗，以施威惠。其有安土樂業、奉公勤私者，善加勸督，無奪時利。明相宣告，稱朕意焉。」

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，聚衆千餘人，州軍討之不能制。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，擒之。仇池氏羌叛逆遂甚，所在蜂起，道路斷絕。其賊帥蝨廉、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、鐵券。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，與羅漢赴討，所在破之，生擒廉、祈等。秦益阻遠，南連仇池，西接赤水，諸羌恃險，數爲叛逆。自羅漢莅州，撫以威惠，西戎懷德，土境怙然。高祖詔羅漢



曰：「朕總攝萬幾，統臨四海，思隆古道，光顯風教，故內委羣司，外任方牧，正是志士建節之秋，忠臣立功之會。然赤水羌民，遠居邊土，非卿善誘，何以招輯？卿所得口馬，表求貢奉，朕嘉乃誠，便敕領納。其馬印付都牧，口以賜卿。」

徵拜內都大官，聽訟察獄，多得其情。太和六年，卒於官。高祖深悼惜之，賜命服一襲，贈以本官，謚曰莊公。

長子興祖，襲爵山陽公，後例降爲侯。景明元年卒。

興祖弟伯慶，爲中散，咸陽王禧郎中令。

伯慶弟世興，校書郎。

羅漢弟大檀，爲中散、恒農太守。

大檀弟豹子，東萊鎮將。後改鎮爲州，行光州事。

豹子弟七寶，侍御中散。遷少卿，出爲假節、龍驤將軍、東雍州刺史。

孔伯恭，魏郡鄴人也。父昭，始光初，以密皇后親，賜爵汝陰侯，加安東將軍，徙爵魏縣侯，遷安南將軍。昭性柔曠，有才用。出爲趙郡太守，治有能名。徵拜光祿大夫，轉中